罗伯特·范诺伊，《主要先知》，第 13 讲

真实性论证、主要主题

回顾Deutero -以赛亚论点和回应

一周前，我们正在讨论《以赛亚书》第二部分（以赛亚书第 40 章到第 66 章）的真实性和作者身份问题。一个相当标准的批评观点是，这些章节并非来自以赛亚本人，而是出自流放时代晚期的一位作家之手，并且我们正在研究一些用来证实这一观点的论据。备份一下，通过回顾，争论基本上可以减少到三个。

第一个是本书第二部分中的概念和想法与本书第一部分中无争议部分的概念和想法不同。第二个论点是第二部分在语言和风格上存在差异，这表明作者身份不同。我们相当仔细地研究了这两种推理方式，并且我给了你们一些回应。

我们接着讨论最后一个论点，就是历史背景的论点。本书第二部分的历史背景与第一部分明显不同。它假定流放已经发生。居鲁士被提到是即将把以色列从流亡中拯救出来的人。鉴于即将从流亡中获释，这一信息不再是警告和即将到来的审判，而是变成了和解和希望的信息。事实上，在我看来，历史背景问题才是关键的论点。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你是否愿意接受与此相关的真正预言和神圣启示的可能性。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你几乎就会被迫得出批评家的结论：除非生活在巴比伦流亡时期，否则某人不可能写出这些材料。这就是为什么批评家认为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生活在他所描述的时代。对于许多人来说，以任何人的方式都无法解释以赛亚如何写下这些东西。  
  
以赛亚书 40-66 章与以赛亚当代读者的相关性 [审判/流亡🡪安慰]  
 但是，与该论点相关的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以赛亚书 40 至 66 章对于以赛亚当代读者的相关性，而这正是我们在最后一刻所处的位置。关键的论点是，先知的讲话总是与他们的同时代人相关。以赛亚书 40-66 章与以赛亚时代的人无关。对于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不太确定这是否是一个强点。

就在最后时刻，我提到在亚哈斯和希西家统治期间，以赛亚的大部分事工发生在以赛亚书 1:1 中，它说以赛亚在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统治期间预言。 。它没有提到玛拿西。但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讨论这本书的介绍时，这本书确实报道了西拿基立，我们知道西拿基立的死亡日期。因此很明显，以赛亚确实预言了玛拿西的时代，尽管这本书的序言中没有提到他。许多人认为，以赛亚在玛拿西时代所做的事，从广泛的公共事工转变为私人事工，对象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敬虔的人，那些确实回应他的信息并关心以色列罪恶状况的人。当希西家之后的下一任国王玛拿西统治时，这个国家陷入了可怕的背道之中。列王纪下 21 章描述了玛拿西统治时期的邪恶，玛拿西是南方王国最邪恶的国王。

根据犹太传统，以赛亚是在玛拿西时代殉道的。传统上玛拿西的手下正在追赶他。所以他躲在一棵树上，树被砍成两半——我想我之前提到过，以赛亚被砍成两半。有些人在《希伯来书》11:37 中看到了一种幻觉，那里说信仰的英雄有些人被锯断了。在善良的希西家王死后，以赛亚一定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不会悔改，流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上帝真正的子民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人在那种情况下听了以赛亚的信息。如果以赛亚转向服事那些人，就不再需要带来责备和定罪的信息了。那已经完成了。很明显，流放即将到来。当时最需要的是给那些在可怕的背道和迫害时期追随以赛亚的上帝的真正子民带来安慰和希望。毫无疑问，那些人认为流亡者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可能会感到绝望，想知道这是否会成为国家的末日。他们将被驱逐出境。这就是结局吗？因此，我认为以赛亚时代敬虔之人的心态可能与实际经历过流放条件的人们的心态非常相似。人们早已流亡海外。他们也可能想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他们可能会感到绝望。因此，以赛亚的信息，即上帝将拯救他的子民，将为上帝真正的子民带来真正的安慰，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流放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知道流亡只是暂时的，我们会感到安慰。这不会是永远的。这对以赛亚时代的上帝真正的子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因为他们看到背道的情况日益增多，因为他们意识到流亡是不可避免的。  
  
以赛亚书 36-39 希西家和米罗达 巴比伦的  
巴拉丹 另一条评论：有趣的是，历史材料的划分部分，第 36 章到第 39 章，分为以赛亚书第 1 章到第 35 章（早期的预言），然后后面的第 40 章到第 66 章以预言结束，即犹大人将被掳到巴比伦。如果你看第39章的结尾，那是一个很短的章节，你会看到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米罗达巴拉丹来访的故事，他在希西家时代来到耶路撒冷。希西家接待了他，向他展示了犹大的所有财宝。你在第 39 章第 3 节读到，“先知以赛亚去见希西家王，问：‘那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 “来自遥远的地方，”希西家回答道。 “他们从巴比伦来找我。”先知问道：“他们在你的宫殿里看到了什么？” “他们看到了我宫殿里的一切，”希西家说。 “我的宝藏中没有一件是我没有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希西家说： “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时候到了，你宫里的一切，和你列祖直到今日所积蓄的，都必被掳到巴比伦去。”耶和华说，什么也没有留下。你的一些后裔，你的亲生骨肉，将被夺走，他们将在巴比伦王的宫殿里成为太监。希西家回答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他想，‘在我的一生中将会有和平与安全。’”有趣的是，在希西家时代，巴比伦并不是一个大国。巴比伦是亚述控制下的一座城市。亚述是主要强国。

现在，巴比伦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试图摆脱亚述的统治，但当时并没有太多基础。但神给以赛亚一个具体的预言，并传达给人们：被掳的日子即将来临；不仅亚述是一个强国，巴比伦城也将成为一个强国。

现在，在第 36 章至第 39 章的材料安排中，这些都是希西家生活中的事件，关于被掳巴比伦的预言被放在该节的末尾。换句话说，它被放置在第 40 章之前和之后，该章讲述了已经在巴比伦并从流亡中得释放。它被放置在该历史部分（第 36 至 39 章）的末尾，尽管按时间顺序它可能早于以赛亚书 36-39 中的其他一些事件。

希西家统治的年表存在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米罗达-巴拉丹的那次访问并不是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而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它发生得更早。我不会深入探讨其原因，但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它被放在最后是出于逻辑原因，而不是时间顺序原因。出于合乎逻辑的原因将其放在最后，以形成对随后这些安慰话语的介绍。以赛亚向人们保证，即使流放即将到来，但这还不是结束。神仍与他的子民同在；他们还有未来。所以我认为此时你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如果以赛亚能够预言被掳的到来，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不能预言在那之后将会有从被掳中的拯救。  
  
弥迦对巴比伦流亡者（不是亚述）的预言以赛亚 不仅谈到了巴比伦流亡者的到来，而不是亚述人的到来，而且弥迦也提到了。弥迦是与以赛亚同时代的人。如果你看《弥迦书》4:10；弥迦说：“锡安的女儿啊，你要痛苦地翻滚，像临产的妇人一样，因为现在你必须离开这座城市，在田野里扎营。你将去巴比伦；在那里你会获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 ” 所以，连弥迦也在谈论去巴比伦。

因此，在我看来，有理由说这些材料对于以赛亚同时代的人来说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它涉及到以赛亚生前 100 年或更久之后的事件。我可能只是提到玛拿西在位，公元前 686-642 年 我们不知道以赛亚的事工究竟进行了多远，尽管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拿基立去世的时间，即公元前 681 年 西拿基立去世的时间是 681 年，这在《以赛亚书》中有记载第37章。所以，当然它超出了681年。居鲁士的日期是公元前539年到530年，大约是未来150年。现在，在我看来，批评者的这些基本论点不足以证明作者身份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应。  
  
真实性的论证 然后你可以转到问题的另一面。你有这些反对真实性的论据，但也有一些强有力的理由来维持以赛亚和他的作者身份，或者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我想提两个。   
  
1. 没有手稿证据表明这本书除了目前的统一形式之外曾经存在过

第一个是：没有任何手稿证据表明这本书曾经以目前的统一形式存在过。换句话说，没有第二部以赛亚书作为独立单元的手稿。有趣的是，我们确实有整部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手稿，称为《以赛亚书卷》。它拥有公元前二世纪的整本书。这是耶路撒冷死海古卷博物馆的主要展品。如果你看《七十士译本》，也是一样的。七十士译本手稿并没有分割以赛亚书，而是整本以赛亚书。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50-200 年。就手稿证据而言，它无疑支持这本书的统一性。   
  
2. 新约见证人显然是以赛亚书的作者

第二个因素，如果你对圣经有很高的看法，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新约的见证显然是以赛亚书的作者身份。亚历山大在他的评论中指出，《新约》中以赛亚的名字被引用了 21 次，这是相当多的次数。这些引文来自本书的两个部分；就是从一章到三十九章，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我举几个例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至四十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主阿，你信我们的道，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现呢？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无法相信，因为正如以赛亚在其他地方所说：“他弄瞎了他们的眼睛，麻痹了他们的心。”现在你有两个引述。第一个出自《以赛亚书》53:1“谁信我们的道，耶和华的膀臂就向谁显现。”第二个是出自《以赛亚书》6:9。两者均引自《以赛亚书》，其中一个引自该书的第一部分；另一个来自本书的第二部分。约翰福音 12:41 补充说：“以赛亚说这话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起。”因此，很明显约翰知道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来自以赛亚本人。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 4 章 17 节，它说：“先知以赛亚的书卷被交给他［耶稣］；当他展开它时，他发现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向贫穷的人传好消息。”这是引自《以赛亚书》第 61 章的一段话，该书是该书的第二部分;这是先知以赛亚的书卷。  
 使徒行传 8 章 30 节，埃塞俄比亚太监正在念以赛亚书，你读到：“腓利跑上车去，听见那人念先知以赛亚书。 “你明白你在读什么吗？”菲利普问道。 '我怎么能够？'他说，“除非有人向我解释。”于是他邀请菲利普上来和他坐在一起。太监正在读这段经文：“他像羊一样被牵去宰杀”——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他正在读《先知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因此，我认为新约见证中的手稿证据非常清楚，我们应该将整本书理解为来自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的倍增   
 用于划分第一部和第二部以赛亚书的相同方法被进一步运用以产生第三部以赛亚书。在这些批评学者中，有的有第四本和第五本以赛亚书，有的甚至有十几本以赛亚书。这再次指出了那种将语言和风格分开的方法的谬误。任何地方有不同的词汇或风格，他们都会说是不同的作家写的。你几乎可以说每一章都是别人写的。一个人可能不会走那么远，但你可以比《以赛亚书》走得更远，而且很多学者都做到了。但主要的是《以赛亚书》，但也有很多人坚持《以赛亚书》。有相当多的人追随以赛亚书三章，并且有例子表明有人追随以赛亚书十二章和十三章。  
  
约西亚的宗教改革

好吧，我想你可以支持这一点，尽管你总是有耶利米的那段经文。我在想这段文字，其中插图用于陶工和粘土。耶利米书 18:8 说：“我所宣告的那国，若转离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想行的祸加于他们。”所以你确实清楚地看到了第 39 章末尾关于被掳的陈述。但这可能会让你想知道耶利米书 18:8 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当你离开玛拿西，然后你有邪恶的阿蒙。阿蒙之后是约西亚。在敬虔的约西亚时代，律法书被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伟大的改革。那么你可能会想：约西亚领导下的改革是否足以扭转流放的局面？他们现在会经历祝福而不是审判吗？但在《列王记》中，约西亚时代有几处明确的陈述，清楚地表明，这太少了，也太晚了。

看看《列王记下》第 23 章，你会在该章的前半部分看到约西亚改革的记录。然后往下看第 21 节：“王吩咐百姓说：‘守逾越节’。自从士师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诸王的日子以来，就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 ”。第24节：“约西亚除掉了交鬼的、行巫术的、家神、偶像，并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可憎之物。他这样做是为了履行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发现的书上所写的律法的要求。在约西亚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一个王像他一样，全心、全性、全力归向耶和华，遵照摩西的一切律法。 ”

但请看列王记下 23:26。你看，约西亚时代发生了多么伟大的改革。这对这个承诺的流亡会产生什么影响？第26节：“然而，耶和华因玛拿西一切所行惹他发怒的事，仍向犹大发烈怒。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必须考虑，并且由于玛拿西时代发生的事情而变得非常明确。判决不会被撤销或撤销。   
  
B. 以赛亚书 40-66 章主题来回移动的交响结构 让我们继续讨论大纲中的 B.。以赛亚书 40-66 章是：“交响乐结构”。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讨论的这个想法是我在几年前的一些讲座中第一次听到MacRae博士提出的。在我看来，以赛亚书 40-66 章的安排似乎很有帮助，它不像正式演讲或历史论文那样安排。它的文学风格非常复杂且难以分析，麦克雷提出将其文学风格与交响乐作品进行比较。所以当你通读以赛亚书 40 章和接下来的内容时，你会发现这些材料并不是逻辑讨论的形式；而是以赛亚书 40 章的形式。相反，材料的结构从一个主题移动到另一个主题，再移动到另一个主题，有时这些移动非常突然。有时，与紧随另一段落之后的段落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你只需在各种主题中来回移动，麦克雷觉得这种结构是为了满足流亡中的痛苦和痛苦的人们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并且各种主题以可互换的方式触及。您将暂时引入一个主题，然后引入一个新主题，然后引入第三个主题；然后你回到第一个，也许会得到第四个，然后你会回到第三个，它似乎就是这样移动的。在我和麦克雷博士一起上的课程中，就是关于以赛亚书的课程，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的这一部分，他让我们做了一个练习，我发现这非常有帮助；我只是没有时间在这门课程中做这件事。也就是说，通读以赛亚书并绘制主题。对它们进行颜色编码，然后，如果您有六个主题和六种颜色，并且在浏览时对它们进行颜色编码，您可以识别主题，并且您可以一眼看到页面，了解结构如何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  
 看看你的引文第28、29页。 Whybray ， 1983。Whybray下的后两段来自他的书的第 40 和 41 页，关于以下问题：是否存在可以辨别的主题的一致安排？他正在谈论《以赛亚书》；这是他的指南书的标题。 “或许可以说，学者们在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时缺乏共识，而且这些尝试都未能获得广泛支持，这表明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布温克尔承认不可能找到排列的逻辑原则，因此提出了一种机械原则。他认为这些文章的编辑是按照流行语的原则进行的；段落并置，不是因为任何内在的一致性或意义的连续性，而是因为两者中偶然出现的某种纯粹的言语联系。 45:20-25 和 46:1-4 中出现的“鞠躬”一词就是一个例子。即使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微妙的神学观点，那也是编辑提出的观点，因为这两段经文本身都是完整的。在其他方面，没有主题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布尔温克尔在书中每一对段落之间的机械联系往往非常强迫，并且无法令人信服。但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但逻辑性的主题结构同样很难找到。主题上有明确联系的片段或围段，例如，四首所谓的仆人诗篇（42:1-4、49:1-6、50:4-9、53:1-12）散布在整本圣经中。书！怀布雷说：“尽管没有明确的理由，尽管试图表明它们与上下文相关，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断言书中没有一致的逻辑顺序是轻率的。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发现成功的尝试。”  
  
没有逻辑安排更像音乐作品 正如麦克雷所说，没有逻辑安排。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情感上的主题穿插，就像你在音乐作品中对人们产生影响或印象一样。你听一首音乐作品；你不从技术上分析它；你可以被音乐所带动，你可以被音乐所感动。但除非您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否则您不会尝试从技术上准确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认识事物；你认识到一个主题的重复出现——你继续一个音符，然后回到第一个音符。这就是麦克雷所使用的类比。

以赛亚书 40-66 章的主要主题  
 现在，当我们使用 MacRae进行此操作时，我们尝试确定各种主题。令人惊奇的是，有多少材料可以归入几个主要主题的类别。让我给你其中一些。   
  
1. 舒适度  
 第一个是安慰，在此之下，是一般意义上的拯救，以及更具体意义上的从流放中的拯救。但在安慰的主题下，痛苦中的人们被告知要得到安慰，因为拯救已经到来。有时，这似乎是一种非常广泛、普遍意义上的拯救。在其他时候，这似乎是专门从流放中解脱出来。但有些人正处于痛苦之中，却被告知拯救即将到来。所以你的主题是舒适。   
  
2. 神的力量

然后你就有了神的大能的主题。在神的大能之下，我强调他的存在、他的创造力和他在历史中的主权。但我认为这个主题的引入是为了向上帝的子民保证他的应许将会实现。换句话说，这里的人们正在受苦。他们被告知拯救即将到来。他们被告知要安慰，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会这样？我们要怎样被交付呢？”嗯，上帝是全能的。他存在，第一；第二，他是天涯海角的创造者；第三，他控制着所有历史。所有国家、领导人、统治者都服从于他的权力。所以我认为重点是要表明神有能力。他创造了宇宙，也创造了全人类。他的力量与巴比伦偶像和异教神灵的弱点形成鲜明对比。这就引出了另一个主题，这是以赛亚书这一部分的一个主要主题。   
  
3. 偶像崇拜的徒劳

第三：偶像崇拜是徒劳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色列人被异教势力巴比伦俘虏。他们看到了巴比伦神庙。他们看到巴比伦的偶像。他们看到宗教游行。他们看到自己的圣殿被毁。他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巴比伦诸神比耶和华更强大。古代世界的普遍观念是，在战斗中获胜的神就是更强大的神。 但其中也散布着偶像崇拜无益的主题。是艾亚会击中它，然后回到上帝的力量，或者回到安慰主题，他会回到偶像的徒劳，主题不断互换。有这样的运动。  
 请看 40 章 19 节和 20 节的一个例子。一个太穷而无法提供这样的祭品的人会选择不会腐烂的木材。他要找一位能工巧匠，来树立一座不会倒塌的神像。”向一棵由工匠制作的树鞠躬是愚蠢的！所以你对偶像崇拜的徒劳感到压力。   
  
4. 神的全知

第四个同样非常突出的主题是上帝的全知。听过或读过以赛亚预言的人可以请求上帝力量的证明。你说神是大能的——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大能的？特别强调一条特定的证据，这条证据是：我预言你会被掳到巴比伦，而不是亚述，而你被掳到巴比伦。我预测赛勒斯会救你，现在赛勒斯就在现场。对于那些生活在流亡时期的人，他应许要拯救他们。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全知与他预测未来的能力有关，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   
  
5. 主的仆人

第五个主题，也是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个主题，所以我现在不打算说太多。有一系列的段落。怀布雷说，四首所谓的“仆人之歌”分散在整本书中，没有明确的原因。数量远多于四个。主要有四个。但书中还散布着许多其他关于仆人工作的简短提及。因此，仅仅通过删除这四个段落并不能摆脱仆人主题。一些批评学者认为它们最初是书中设定的某种单独的作品。事情比这更复杂。仆人的段落很多，而且是一个大主题。

你熟悉以赛亚书 53 章中仆人进程的高潮。这是以赛亚书 53:1-12 中关于仆人的主要段落中的第四个。问题出现了：仆人主题如何与从流放中解脱出来这一更大的强调结合起来？有什么联系？我认为，当我们稍微解决这个问题时，特别是仆人主题，就会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流亡不是主要问题，甚至不是根本问题。流放可能不是很愉快，但以色列肯定希望摆脱这种经历；但比流放更根本的是罪的问题，因为正是罪导致了流放。仆人来处理那个更基本的问题，罪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仆人主题融入从流放中解脱的背景中的方式。

当我们继续讨论这一点时，你会发现基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而不是流放，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尽管流放在人们中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你至少得到了这五个主题。您可能还可以找出其他一些内容，但这些是主要的内容，它们以可互换的方式散布在以赛亚书 40-66 章中。这不是一种逻辑结构。但在我看来，与交响乐、音乐作品的类比有助于理解文本的组织方式。  
 也许我们应该休息一下。我想去 C.，“第 40 章的序曲”。但在进入第 40 章之前，让我们休息十分钟。回来后我们会从第 40 章开始。

粗略编辑：Carly Geiman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编辑  
 最终编辑： 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